

者汎觀以道通行以德無為無欲官治分明蓋以不同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太莫大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得而並稱焉或問有聖人而無天地何以為聖人余謂有天地而無聖人亦何以為天地然則天地聖人相因而不可無者也故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絕人遠甚而不知刻心無為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黃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鬻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德則何累之有子高辭諸侯而耕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故舉泰初有無俾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於初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

然服恭儉拔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帥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權濟義出處動靜時有不問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人之怨子似已太惑者終身不靈殘樸為樽滑心傷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因為得若揚墨之苦艱難為者也至比之鴟鵂虎豹則非唯薄之而惡之亦甚矣昔孟子闢楊墨而聖道明世世稱之以為功不在禹下余於此亦云南華之功不在孟子下後世必有以為然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

武林道士 稽 伯 秀 學

形充

天道第一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道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繞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先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郭象註天道帝道聖道三者皆任物之性而無所牽滯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萬物無足以挽心斯自得也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明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休則未嘗動倫理也動則得者不失其所以動夫無為也則羣材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俞俞從容自得貌尋萬物之本皆在不為中來有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其也進為撫世此又其次故退則巢由進則伊呂無為之體大矣何所不為哉主上不為百官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業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靜而自得自天子至於庶人彌無為而彌尊也

無事不在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服非以力服之也明於天道於聖知其皆運而無所積則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也運則轉變無窮無積則自然之有不留乎胃中也雖吾之自為猶將昧于無不靜者以為而未嘗為故也沉人各為其為而有不靜者乎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若以靜為善而後靜非本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則其本自靜非靜之而後靜也何則萬物得我以生我則不生萬物孰能曉之明乎此則於其並作也乃所以觀其復於其芸芸也乃所以歸其根復而歸根則其自靜也水靜猶明而沉精神上際下蟠無所不極而藏之聖人之心則其靜也非特水之靜燭鬚眉平中准而已蓋天地於此乎觀則是其鏡萬物於此乎形則是其鏡也虛則無所於迷靜則一而不變恬則安於無知淡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不動漠則合氣於漠此六者聖人之所以無為也天地之平則無有高下道德之至則無以復加

此帝王聖人之所休也蓋應萬義之變供萬物之求而無此焉則無所於休而其神德於事為之舉矣其能虛乎虛者剝其心則靜乎其事而其實至於有為不同故虛則實雖不同而其理未嘗亂則虛非特以實而倫又將以靜而動動而得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則靜而動動於不得已而當則動而得者也致虛而至於靜則萬物不足以鏡心而無為無為則任事者責而我不勞矣俞俞則無往而不然憂患於何而處年壽所以長也明乎虛靜之說則恬淡寂漠亦若是而已所從言之異耳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植乃其所以為本也古之聖人或南面而為堯或北面而為舜或以帝王之德處乎上或以玄聖之道處乎下或退居間遊或進為撫世其明乎萬物之本則一也

成帝道聖道之運亦然帝者神之出聖者王之入帝王言其位神聖言其道也明於天故無為而為道於道故吉凶與民同患無為而為者其化通乎六合與民同患者其德順乎四時是以古之帝王雖六通四辟而其所以為德者任其自為而已故其心味乎無不靜聖人之靜不為動對非世所謂靜也善即所謂性自其繼道以言則善也自其成之者言則性也性者命之在我未嘗不靜而世人所以不得與於此者以其心逐物所以失之唯聖人不以物撓心所以能靜也心譬則君性譬則國君正則國治不正則國亂自然之勢也欲盡其性必先靜心水靜則明則平大匠取法水靜猶能若此況人心乎心者精神之宅靜之則精一而神全撓之則精竭而神疲精一神全則其心圓明何所不照此天地之靈萬物之鏡也心虛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而後能至於無為無為者天地之平也德之至帝王聖人之所休息也唯其無

為則會道於虛虛則實者萬物自然之理無不在焉其為出於無為則向之實者虛矣虛之而靜靜而後動所以不失其動不失其動則無為無為則羣才各任其事當其責使之盡性分之極而已俞俞自得其心所以冥乎至理而忘物我之分憂患不能處死生無所係歸根復命而與造化為一此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北鄉即孟子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玄聖若虞舜側微而玄德升聞素王若孔子無位而尊是也退居閒遊巢許之類連為撫世伊周之類聖人之迹雖趣時應樂未嘗同其為道一也陳詳道註天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成萬物也而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歸天下也而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服海內也而海內服蓋聖人之於天下建則為帝王之德窮則為玄聖之道書稱堯以帝德廣運而終於為天下君此帝道運而天下歸也孟子稱孔子東西南北無思不

服此聖道運而海內服也虛靜恬淡者心寂漠者氣無為者神也能致虛守靜心淡氣漠而至於無為此所以為天地之平道德之至而帝王聖人休焉休謂其所要當之地玄者妙之本素者性之質玄聖素王與書所謂玄德同帝王天子與書所謂俊德同陳碧虛註體不言者明於天道物變者通於聖委之動植則自然為也昧然弗知則無不靜也聖人之靜也應物而不為非圓寂之靜也隨物攬寧而後成非曰靜也善故靜也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毫髮難隱心靜則有無易照故虛靜則吉祥止而妙道生恬淡則神氣王而虛白集寂漠則靈府寬而真君寧無為則和理全而性命永此非特異也乃天地之平常萬物之至正聖人之所休止也心休則事虛事虛則理懿理懿則性靜性靜則動不妄矣無為則所責不在己責不在己則俞樂而無憂年壽長矣明於此者謂虛靜等八

目是道之密用無為之事也處上則為明君處下則為帝師周之柱史晉之司寇是也退居間遊伯夷叔齊是也進為撫世傳說呂望是也君臣定位不相凌越則天下治矣

林氏廣齋曰義云帝道聖道本難分別經意蓋以帝為三皇聖為五帝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此段主意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六通四關猶云四方上下無所障礙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此句最精神萬物不足以挽心故不求靜而自靜也以水鏡喻靜義甚精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八字演一靜字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至極之事帝王聖人之心休止於此休則虛即惟道集虛虛則實即得家云真空而後實有實理之中自有倫理便是渾然之中有粲然者虛則靜靜則動便是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無不當曰得各當其事而任其責是無為而無不為也憂慮不能處處猶入也

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即是仁者壽又提起八字斷之以萬物之本言此理出於萬物之初也餘論解同前解

褚氏管見云言天則地在其中言聖則人在其中帝則兼三才而運化故六通四關而德行乎內所以治人化物上為皇而下為王者是也其自為則入而治己及流歸源明道若味無有不靜者矣凡人之靜必靜之而乃靜聖人之靜豈以靜為善而靜哉物無足以鏡心故耳言其本靜非使然也水靜則明則平大匠取法亦言其自然明平可鑑可准以沉人之精神靜極而明天地萬物莫逃其鑒一身之貴何以加此而昧者後不知止憊不知息以至漸盡而莫救可不哀邪夫欲求所以養精神之道不越乎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天地之平道德之至亦豈外乎此哉故物理於此而曲當聖人於此而休息雖萬緣擾擾而不生其心然恍惚有物至理存焉物不終

靜動斯得矣任事者貴則我無為憂慮去而年壽長得其本而操之故也若是則為君為臣無不合道進為進處皆得其宜此聖道法天運而無積之效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